



初春时节

徐 慎 著

2890

821
2890

初 春 时 节

徐 愼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這裏共收輯了六個短篇小說：“初春時節”、“老虎布袋”、“要賬”、“鹽”、“未婚夫妻和媽媽”、“人活百歲不知老”。內容都是描寫農村的生活，歌頌農村中的新人新事。作者通過這些新人新事，反映了農村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階級鬥爭和新舊思想鬥爭。

作品都曾在報紙、雜誌上發表過，現經作者重新修訂出版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 512 字數 56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4 插頁 2

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5000 冊

定價 (6) 0.29 元

目 次

初春時節.....	1
老虎布袋.....	37
要賬.....	61
鹽.....	74
未婚夫妻和媽媽.....	86
人活百歲不知老.....	96

初春時節

一

紅公雞在喔喔的叫着，莊子裏的屋脊上冒着一股股炊烟，天已小晌午了。

一陣緊急的鑼聲，接着是又粗又壯的喊叫声：“大家注意啦！吃了飯都到後場院裏開會呀！報股入社啦！”這一喊，比啥都灵，正在弯腰鋤地的人，都停住鋤把身子站直了；正在歇息中又說又笑的人，都繃住嘴仰起了臉；就連那過路的客人們，也都穩住腳歪着头，想听个究竟。

這時，宋運發抓頭搔腮從村裏走出來，他把头上的黑絨帽摘下來拍打幾下後，又歪歪扭扭的戴在头上。“唉！反正是冤家路窄。啥信用合作社！这不明明是踢我的飯碗。”他一边咕嚕着，一边手搭涼棚，向周圍張望，最後，眉毛皺了一皺，便匆匆朝着正東地裏去了。

宋運發外号“冰糖嘴”。解放前在集上開雜貨鋪，憑

着一桿秤桿子吃喝；解放後集上成立了供銷合作社，羣衆無論買啥賣啥都不肯叫他經手，他吃不到佣錢，只好關門停業。停業後，便把从前弄的錢拿出來，憑着那張能說會道的嘴，東拉西扯行息放賬。利錢虽重，但他口口声声說是：“關住門賣疥藥——癢了自來。兩情兩願，自由借貸。”这二年他就从这方面發了財，又僱長工又置地。他的話：發財是發在名字上了，是那位前清秀才給他起的名字好。这次鄉裏組織信用合作社，他心裏当然是不滿意。明擺着，信用合作社一組織起來，高利貸就吃不開了。宋运發为这事愁了幾天幾夜，末了他想：“一枝不動，百枝不搖；只要那些大戶們不入社，小戶們就是累断腰也弄不出啥名堂。”所以他決定找雷老庚先探探口气。一來雷老庚是全鄉有名的“鉄公雞”，把錢看的像金豆子一样，他是捨不得拿出來入社的；二來他那兒子泉旺又沒在家，可以大胆的“說服”他，即如“說服”不成，起碼也不会跑風漏信。

二

剛剛交罢新春，日头暖洋洋的。雷老庚正在滿头大汗的鋤着那塊翠綠翠綠的麥苗。忽然他停住了鋤，望了望正南的太陽，自言自語說：“天可晌午了，玉藍咋還沒有送飯來？那还用問，还不是叫開会吸住了。”接着

心裏便思索起來：“聽說晌午就要開會報股了，我這次入三股，雖說費了六七萬塊錢，可是說不定能貸回來幾十萬呢！嘿，到那時賣了黃牛買匹馬，麥罷再蓋房兩間……嘻，入這個信用社可真是個便宜事呀！”

他邊走邊想，慢慢的踱到大楊樹下歇息去了。

宋運發探頭探腦的走了過來。一瞧，四下無人，便故意咳嗽兩聲，嘴裏哼着小曲，邁着大步走到樹跟前。

“啊！原來是老庚叔。”宋運發用着既關懷而又不平的腔調說：“泉旺這孩子往哪兒去啦？他咋不來幫你老人家鋤呢？”說罷，便親熱的和雷老庚肩並肩的坐下來。

一提起泉旺，可把雷老庚氣火啦！他用鋤頭在地下敲的梆梆直响，說：

“唉！別提泉旺啦，提起這孩子肺都給我氣炸啦。按說這回治河是自覺自願，可泉旺又起啥帶頭作用哩，當啥積極份子哩！家也不要啦，活也扔啦！報了名，屁股一拍就遠走高飛啦！恨起來我真想躺在牀上睡覺，可我生就的一身賤骨頭，這大忙天，就是把我圈也圈不到屋裏呀！”

宋運發一听，覺着有門，趕緊輕輕拍了拍雷老庚的肩頭，裝出一副貓哭老鼠的腔調說：

“老庚叔！像你這樣的大好人——乾板直正，勤儉仔細，咱方圓左近可真是少有。唉！反正那廟裏都有屈死鬼，有些人在背後還搗你脊梁骨，說些不三不四的

話。什麼頑固啦，保守啦，哼！這些話嘛，別說你老人家聽不上，就連你老人家的侄兒我听着腦瓜也是一轟一轟的。”

宋運發撲閃着兩眼，偷偷的看着雷老庚臉上的表情。

確實，這在雷老庚的心裏，也常常感到有一些說不出來的“冤枉”。一來他每逢和孩子吵嘴生氣時，總覺着自己滿有理，結果大夥總是評他沒有理；二來他對那一羣年輕人的言談話語和一举一動都看不慣，總覺着有些冒冒失失，動不動他就要擺出老長輩的架子去訓誡他們：“你們這些娃們呀！真是嘴上沒毛，辦事不牢。……這，這咋能行呀！”可是那些年輕人對他的話總是不愛聽——不是不答理，便是頂回來。但雷老庚有個辦法，不管和孩子生氣也好，或跟年輕人抬槓也好，氣的沒有辦法時，就用這幾句話來煞尾：“你們知道啥叫吃苦受罪！你們才穿幾天有檔褲子！哼！从前老人們要不給你們掙，你們咋能到這麼好的光景……”

雷老庚抬起頭，慢悠悠的說：“年輕人嘛，也難見怪，他們都是些承業皇帝，咋會知道這江山來得艱難啊！”

“是嘛！”宋運發擠眉弄眼的緊接着說，“你看那些年輕人，今日開會哩，明日宣傳哩，看着他們好像怪能呢，其實不過瞎張羅。說句實在話，老叔你過的橋比他們過的門檻子還多哩！”宋運發忽然把嗓音壓得又尖又低：

“你看那个王水，現在又唧唧噥噥吵着要組織啥信用合作社哩！”

對於組織信用合作社，雷老庚似乎並不反对，因为組社的意义他開会听过，同時他兒媳妇玉藍也向他講过數十次了。虽然雷老庚听的怪多，但能牢牢記在心中的，只有一条：入了社，能貸款。另外的一些道理他可全給忘掉了。

“这个信用社，倒还不错。入了社，能貸款。还听说銀行是信用社的後台呢！”雷老庚一字一板的說。

“誰說哩？”宋运發大驚小怪的問。

“咋？我是听俺兒媳妇說的呀！”雷老庚非常气派的說。

“那怪不得。”宋运發發出一陣冷笑声，“你兒媳妇大大小小是个幹部，俗話說：賣瓜不說瓜苦，賣桃不說桃酸。”

啊！雷老庚想起來了：对呀！要是他們不偏向的話，为甚麼回回跟俺孩子生气，那些幹部們總在背後說我沒有理呢！

“老叔，我实話对你說吧！”宋运發裝着正經的样子說，“你想貸款呀，那可是一口吞个星星——想头不低。你沒睜開眼睛看看，咱莊那些人，一听说貸款，慌的跟小孩搶鞭炮一样，还有你的份？再說幹部为啥要動員咱入社？还不是給他們裝面子。……”宋运發瞅了瞅雷老

庚楞怔的臉，又問：“大叔，你家裏現今有幾口人？”

這一問，把雷老庚問迷了。心想宋運發是咋啦，怎麼正說着東又問起西來了？他漫不經心的回答道：“大大小小總共六口。”

“啊！六口。”宋運發扳着指頭算着說：“按全家入社來說，六口人得入六股，這十來萬塊錢可頂事啦！賣糧食，得賣三四斗；買成鹽，你一年都吃不完；就是給孩子們撕衣裳，也很能撕幾身。”

這幾句話正打在雷老庚的心坎上。雷老庚是個仔細人，平素不捨得吃，不捨得穿，弄幾個錢像用錢串在肋巴骨上一樣。一頂草帽戴六七年，一對鞋不露出五個腳趾頭不扔它。現在，他一聲不響的想着心事。

“老庚叔，”宋運發眯巴着兩眼，搖頭晃腦的說，“咱不能當‘大头’叫人家去捉弄呀！咱不能拿着十來萬塊錢叫別人去撲騰，自己却落個啥也不啥呀！……”

正在这時，一個青年婦女胳膊上擡個飯籃，手裏掂個茶壺向他們走來。

“啊！”宋運發渾身一驚，連忙向雷老庚丟了個眼色，接着便大聲的數說起來：“啊……這次城裏的物資交流大會可熱鬧啦！三台大戲對着唱，一台唱的是‘呼延慶打擂’，一台唱的是‘樊梨花征西’……喲！那個小坤角唱的可漂亮極啦！……”宋運發說着說着慌忙欠身站起，點頭彎腰向已走到跟前的青年婦女說：“哦，玉藍！

可累的不輕，快坐下歇歇吧！”

玉藍對宋運發的話，並不管理。只是用心用意倒了一杯茶，放在雷老庚面前說：“爹，喝吧。”雷老庚哼了一聲，她才扭轉臉，指着宋運發說：“你成天就會看戲說戲，就沒見你下過地。你地裏那狗尾巴草，就光叫你那長工鋤嗎？”

換換別人听了這幾句話，臉都要紅的，可是宋運發還是面不改色，氣不發喘；嘻皮笑臉的說：“對，對，俺接受。俺就是準備下地，不知咋的一拐弯跟你爹閑扯起來了。走！我得趕緊走。”他說着走着，還不時的回頭望望。

玉藍望着宋運發的背影，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，“看你那鬼鼻子蛤蟆眼的樣子，啥勁！”她扭轉身，望着雷老庚的臉說：“爹，宋運發來說啥哩？”

“沒說啥。”雷老庚叭噠兩下嘴說，“俺倆不過閑扯一扯家常。”

“咱跟他有啥扯的！”玉藍不高興的說，但她只說了這一句，便把話題岔開了，“爹，吃了飯就要開會報股啦，你不是答應入三股嗎？咱再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多增加一兩股，爭取個全家入社人人光榮，你看多好啊！”

雷老庚悶着頭，連吭也不吭。

咋？玉藍想：爹爹大概是在盤算了。喲！爹爹是個仔細人，千萬可不能叫他在錢上打圈子呀！玉藍就心起

來，她那兩道弯弯的眉毛，幾乎擠在一起了。

“爹！”王藍突然想起了甚麼似的說，“就連人家李老鉄都全家入社啦！你沒聽見嗎，廣播筒一个勁的表揚人家，咱不能跟人家比比嗎？”

王藍為什麼單說李老鉄呢？因為李老鉄和雷老庚都是仔細不過的人。解放前李老鉄下死勁掙的錢，從沒捨得花過，總是用布包着，放在嚴實的地方，動也不動它。結果怎樣呢？結果是那一百萬一張鈔票都不興啦，又興了什麼金元券，而他那包包內還有幾角的、幾元的、幾十元的鈔票。可是这回他入信用合作社却非常大方。全村的人對他那次在大会上所說的話都記得很清。那是在第一次動員組社的羣眾大会上，鄉長的話剛住嘴，李老鉄“呼”的一下站了起來，他的臉憋的通紅，頭上冒着熱氣說：“鄉長！我說兩句吧！”他的聲音虽然是那麼响亮，可是兩條腿却在發抖。鄉長微笑着向他點點頭，他吃力的嚥了兩口唾沫，說：“這個信用社就是好。有人成天說我仔細，我為什麼要仔細呀？還不是為的俺一家的生活。不摔跤咋知道路滑？俺那大孩子是咋死的？俺是咋窮的？還不是舊社會逼的。仔細，在舊社會再仔細也不中呀！如今解放了，有房有地，有吃有喝，可是誰都會有三災兩難、頭痛腦熱的。不信看看咱莊為啥有的賣地有的買地吧！我黑夜一睡到床上就往這裏想，想着想着就睡不着。這次組織信用社，入！俺說啥也得入！”

不吃不喝也得入！”起初，人們是用驚訝的眼光望着他；後來，他的話一說完，便响起了春雷般的掌聲……

“他入，他入他是有錢！表揚，那是表揚他那幾個錢哩！咱沒錢，咱也不叫人家來推死貓上樹。”雷老庚甕聲甕氣的說。

“啥呀？”這太出乎玉藍意外了。她只覺自己的兩隻耳朵嗡嗡發响。

“全家入社！哼！我一股也不入啦。我有錢我還扔到河裏听水响哩！”雷老庚說着說着站了起來。

“爹！”玉藍理直氣壯的問他：“組社的意義俺又不是沒對你說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現在你咋又說這樣的話來？”

“咋？”雷老庚瞪着眼說，“你說我說的是啥話？我說的是乾板老實話。貸款！咱壓根就沒有貸過款。俗話說：指親戚，靠知己，不如自己立志氣。咱不沾它，它也別沾咱。”雷老庚說完拿起鋤頭揚長走了。

玉藍追了兩步，大聲喊着：“爹！快開會啦，你还往哪去呀？咱不会再商量商量嗎？”

雷老庚連頭也不扭，他回的話含含糊糊也听不清，只听後尾一句說：“……我，我犯不着跟你打這些嘴官司。”

玉藍愁住了。她想：爹爹早上還說得好好的，怎麼一会就變卦了呢？哼！宋運發在這裏邊一定搗了鬼。

三

信用合作社開業了，但開業還沒三天，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——

这天上午雷老庚掂个糞筐在街上拾糞，正撲閃着兩眼向地下東張西望時，猛一抬頭，扫見信用合作社門口圍着一堆人。雷老庚三脚兩步赶到跟前，伸着脖子一瞧，原來是大虎正在大聲嚷嚷。

“……這貸款能是朝廷爺封的嗎？光興人家貸不興俺貸。哼！土改分地都有我的一份，現在貸款沒有俺的份啦，這叫公平合理嗎？”大虎臉朝裏，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，只見他脖子上的青筋蹦多高。

“大虎，話不是這樣說法。咱們貸款主要是為了發展生產。”社主任王水和顏悅色地說，“你沒想你貸款是去搞啥，你貸款是去‘跑外莊’，想用小網撒大魚，吃飛利。這咋行呀！咱莊稼人嘛，應當好好生產，不應該……”

“算啦，算啦！你別耍花槍啦。”大虎的聲音更高了。他的唾沫星子一直噴了好遠。“不叫俺貸，俺不是不貸嗎，誰敢不服從你的命令！噯！人家的兩萬二千塊錢算是摔到青石板上，我的兩萬二千塊錢算是扔到污泥坑啦！”只見大虎用力向懷裏一摸，“滋滋啦啦”便把那

張貸款申請書撕的粉碎，擲在地下。

這一霎那間空氣很緊張。一羣人的眼睛都睜大啦，靜靜的，連人們的出氣聲都能聽見。人們想着：王水一定要惱了，是嘛，叫誰誰也受不了啊！於是站在後面的幾個小夥子擠到前邊，好像準備去打抱不平。

哪知道王水的臉色連變都沒變，仍是笑瞇瞇的。他走上前去輕輕拍了拍大虎的肩膀說：

“大虎！只怪我沒有把組社的意義向你說清楚，使你認識模糊。這是我工作上的毛病，我應當檢查糾正。可是你……呃！咱到屋裏談談吧！”王水說着，便親切的拉住大虎的手。

大虎的身子像觸電一樣，嗖的一聲離開王水好遠。倔強的說：“哼！既然那三十萬塊錢貸不得，我自己那兩萬塊錢總能‘貸’吧。”說着，又順手往懷裏一摸，把社員証掏出來朝地下一摔說：“我退社！”

“退社？”王水雖然吃了一驚，但仍是很冷靜的說，“按說入社退社是自願，社章上面規定的明白；可是你還要好好想一想呀！我知道你的脾氣：遇着事，顧前不顧後，莽莽撞撞只管亂碰。”

“王水！”大虎拍着大膀說，“打人不打臉，罵人不揭短。我脾氣不好還能是啥短處嗎！你動不動就掛在嘴上。哼！我的錢我當家，這就由不着你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王水無可奈何的說，“既然要退也不勉強，

將來回社，我們还是鼓掌欢迎。”

“啥欢迎不欢迎！”大虎的眼珠都气紅了，“你說話別那样口重，想叫我再入社，哼！除非是太陽打西边出來。”說罢，一跺脚，便揚長而去。

王水愣怔了一下，好像又感覺到了甚麼，慌忙把社員証拾起，把門一鎖，口裏高呼着“大虎”，小跑追去。

人羣嗡嗡起來，好像每個人都想發洩發洩剛才忍在心裏的話。只听七嘴八舌的說：“人家王水不愧当主任，真是宰相肚裏能行船。”

“怪不得王主任能联系羣众，人家有那样好的耐性嘛。就攔我这老奶奶的脾气，剛才也火冒三分。”

“大虎这些時叫發洋財給迷着了，自己不对反大吼大叫的發牛脾气……”

“走，走！咱再去看看吧！別叫他再跟王主任吵起來。”

於是，这羣人便蜂湧的追下。

這時雷老庚望着那一羣人的背影，心裏也不知想啥是好。正在猶豫間，忽然有人拉他的衣襟，回头一看，是宋运發。

“老叔！”宋运發俯在雷老庚的耳朵上說，“我不誑你吧？耳听不如眼見，这回你瞧見了吧！大虎虽說入了社，还不是貓咬水泡瞎喜欢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雷老庚點着头，心裏万分服气。想着：

要不是宋运發替自己打算，差一點上了窟窿船。

宋运發把眼珠向四下一掄，又說：“实不瞞你說，你兒媳妇也入社了。听說是用搞副業掙的錢入的，还当选了什麼監事委員。嘿，嘿！兒媳妇到底是外姓人，一家人兩条心可过不好啊！”

雷老庚听了心裏更是不快，他怀着滿肚子悶气回家去了。

宋运發心裏樂的像貓娃舐的一样。嘴裏咕嚕着：“嘿，这就叫猴不上桿多敲鑼。”接着，他又小跑的撵上雷老庚說：“大叔！这事可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無論对誰也不能說是我說的呀！”

宋运發送走了雷老庚，又拐弯抹角來到村头的小路上。他想大虎回來一定要从这路过，因为这是条四通八達的三岔路口。接着他又把大虎家的地畝田產算了一遍，嘴裏不由的說：

“要是能把他那头大黃牛弄到手裏嘛，嘿，管又一年半載吃喝不完。这就叫姜太公穩坐釣魚台——願者上釣呀！……”

果然不出宋运發所料，大虎怒气冲冲的走來了。

宋运發慌忙繞了一个弯子，好像他是从別的地方剛回來似的。当兩個人一碰头，他便開始熱情的打招呼：“啊！那不是大虎嗎？來，吸根烟。瞧，帶錫紙的。”不等大虎推讓，噤的一声，燃着的火柴便湊了上去。接着